



鶴舞神州



美國
蕭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十九）

鹤舞神州

「美国」萧逸

鹤舞神州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87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59

ISBN 7—80605—709—9/I·614

定价：19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金风未至蝉先觉

八月天，在北方这片大平原里，已经有了几分凉意，西边那轮老日头，懒懒地挂在天边，说上不上说下不下，万道霞光，却把半个天都染红了。

空中慢慢地掠过了一行雁影——

过去有半天了，才又追上了一只孤雁，嘴里“呱——呱——”叫唤着，却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前行的雁列。

脸上斜挂着一条刀疤的，眯缝着双眼的毛太抬头看了一眼，嘴里“哧——”地笑了一声。

一个生着满口黑胡子的汉子，把一口折铁刀使劲地插在干裂的泥土里，他嘴里不干净地嚷着：“他妹子的，我看八成他是不来啦，咱们这叫傻老婆等痴汉子，急也他娘的白急！”

脸上带着疤的毛太，斜着眼睨着他，哼了声，道：“沉着气儿，错不了！”

穿着一身黄茧布裤褂的刁三，冷冷地道：“马老二采的盘子错不了，这趟子买卖，要是没有错，咱们哥儿五个应该可以歇歇了！”

一只手指头，弯过来“当！”弹了一下，腕子底下的兵刃颤颤地直晃——这把家伙有三尺长，当中有个弧形的刃子，两边斜挑出两个刺子，有个名字叫“凤翅流金铙”，是把顶能杀人的

利落家伙！

借着刁三的话，再看看眼前面，可不是，哥儿五个人，一个也不少。

常在北道上，尤其是冀北道上跑的人，“燕山五虎”这块招牌，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？

不就是这哥儿五个吗！全在这里了。

五个人有坐着的、站着的、还有一个趴着的，高粱秆子压倒了一大片，看样子，他们在这里蹲了有些时候了。

脸上有疤的叫毛太，人称“多臂熊”；蹲着的那个黑大个叫马云程，人称“双手金镖”；生有绕口胡子，施折铁刀的那个家伙叫“火霹雳”雷昆；穿黄茧布衣褂，长脸的那个人叫“云里来”刁三；最后再看趴着的那个人——矮矮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这个人，大概有五十开外的年岁，一对招风耳，高眉耸颧，此人复姓欧阳单名一个川，人称“混江一霸”，也正是“燕山五虎”的老大——瓢把子。

哥儿五个是在干嘛？不问可知，当然是在等候着上手买卖——一件大买卖！

旱田的外面有一个茅草亭子，亭子外边，可就是那条又长又直的驿道了。

亭子里坐着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身穿灰布大褂算命的瞎子，另一个是抱着月琴的大姑娘！瞎子手捧着马杆，满头头发都白了，一络又长又白的胡子，像一匹缎子似的，被风轻轻地飘着，灰布大褂上系着一根带子，上面零碎东西多了，有装着卦钱的小布袋，有旱烟袋杆子，烟丝袋子、荷包，还有一面白铜的小锣。他老人家那根马杆上悬着一块白布招牌，上面有几行字：“奇门遁甲六爻神课”，三个横字是——“报君知”，当中才是他老人家字号“徐铁眉”！

看着“徐铁眉”这三个字，你可就不免瞧上一眼他老人家那两道眉毛，敢情是又黑又浓，足有两寸来长，像是两把铁刷子似的。

老头子翻着那双白果眼，骨骨碌碌直打着转儿，摸索着由腰带上拔出旱烟袋，那个大闺女弯下腰来用火石打火，燃着了纸媒，徐铁眉可就“叭叭”地抽上了！

那个闺女小模样还是真不赖，一身水红布的合身衣裤，腰肢扎得细细的，上面束着葱色的一根缎带子，小褂的一双袖子，轻轻地挽着，露出白酥酥的一双玉手，一个指头上都留着晶莹剔透的指甲，弹起月琴来，一定好听！

姑娘看上去，应该有十八九岁吧——这个年岁的大姑娘最难猜！

高粱地里哥儿五个，倒有四个人的眼睛被这个姑娘给吸住了，除了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还能沉住点气。欧阳川是全神全意地注意着那条驿道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马上就坐起来看看。

过来了一辆车，欧阳川立时一怔，再看，才发现是一辆运土的破车，他身子又躺下了。

眼睛一扫哥儿四个，再看看亭子里的那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，欧阳川脸上可就带出了冷笑！

“怎么啦？”他挖苦着道，“没见过是不是，瞧瞧你们这份德性——”

“火霹雳”雷昆摸了一把他的胡子嘴，嘿嘿笑道：“那个小媳妇儿真俊……咱他娘的看直了眼啦！”

“双手金镣”马云程一笑道：“哈！你他妈别外行好不好，我敢给你打十两银子赌，人家还是黄个花大闺女呢！”

“云里来”刁三连连点着头道：“是俊！——少见！”

大姑娘本来是脸望着这边的，听见了笑声，她好像才注意到附近还有人，妙目一转，嘟了一下嘴，气得把脸转了过来！

高粱地里又爆出了一阵笑声！

有人嚷着：“来一段吧，我给钱！”

说话的是“火霹雳”雷昆——这小子用力插下了刀，笑嘻嘻站起来，就要往外走，却有一只胳膊把他硬给拉了下来。

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站起来，沉声道：“你给我呆着吧！”

说着话，他自己分着高粱秆子走了出去！

那个抽烟的瞎子，立刻警觉，左右张顾着道：“谁来了？谁来了？”

大姑娘回头膘了一眼，不太乐意地道：“谁知道！”

欧阳川一直走到了亭子里，打量着二人道：“你们是一块儿的么？”

抽烟的瞎子，连声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你老要来一卦么？”

欧阳川冷笑道：“这姑娘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算命的欠着身子道：“是小女桂花，她弹得一手好月琴，客人要来一段么？”

欧阳川道：“不用，不用！”说着冷笑道：“我们有点事要用这个亭子，老头，你带着你女儿这就走吧！”

算命的瞎子怔了一下，赔笑道：“是！是！等我抽完了这袋烟——”

欧阳川面色一沉正要发作，忽地远处驿道上，传来了一片辘辘的车声，一辆双马二轡的篷车，映着夕阳，直驰而来！

欧阳川只看了一眼，顿时神色一振！

他上前一步，一伸手抓在了算命瞎子肩上，沉声道：“算命的，你们父女两个给我好好坐着不许动，不许瞎嚷嚷，看见就当没看见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那个叫桂花的姑娘忽地站起来，却被瞎子拉坐下来，就见他翻着一双白眼，连声道：“是……大爷，我是个瞎子，什么也看不见呀！”

欧阳川鼻子里应了一声，双手一拍，毛、马、雷、刁四个人，相继纵身而出。亭子里的大姑娘吓了一大跳，一只玉手捂着嘴“呀”叫了一声！

雷昆手里的折铁刀，在她面前晃了一下道：“大姑娘你用不着害怕，乖乖地给我坐着，等着爷们办妥了这一趟生意，我就——”

说着伸出一只毛手，嘻嘻一笑就要去摸对方那张白里透红的脸，大姑娘向后退了一步，一屁股坐在了石凳子上，瞎子赶忙伸手护着姑娘！

这当口，那辆篷车可就到了地头了。

赶车的把式，抡着大响鞭——“叭叭”一连两声，两匹牲口，撒开四蹄加速前进！

欧阳川冷笑一声道：“上！”

身边的哥儿四个，一起掠了个高，像掠波的四只燕子似的，起落间已纵身上道，“一”字形地闪开来，正好拦在那辆飞驰而近的马车前面！

这种突然的举动，使得驾车的二马，陡然间受惊，唏聿聿长啸声中，双双人立前蹄，身后篷车，连带着掀起了老高来！

赶车的把式大叫了一声，手勒缰绳道：“吁——”

亭子里的欧阳川右手向外一探，低叱道：“着！”

“哧——”一支甩手的羽箭，脱手而出，不偏不倚正射在了车把式的喉头之上，红血方冒，他小子就由车辕上栽下来了！

欧阳川这个老小子，敢情是好身子骨，只见他左手掌缘在石桌边上一按，身子已翩若惊鸿地窜了起来，好一式“平沙落

雁”，轻轻地已经落了下来，正好是到车前面！

他双手同时向外一展，已带住了受惊吓的一双牲口口环，再向下使劲一带，两匹马长嘶声中，已被他把身子定了下来！

其他的四个人，不待招呼，“唰”一下子，已把这辆车团团围住！

四个人的家伙都够显眼——

“多臂熊”毛太，是一口“金背砍山刀”。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是一对“牛耳短刀”。

“火霹雳”雷昆是一口两尺三四的“折铁刀”。

“云里来”刁三是“凤翅流金铙”！

四个人八只眼，闪闪地冒着血光，倒只有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还没有亮家伙！

这个人像是老山羊般的，拉长了声音怪笑着，道：“车里的朋友，你可以出来了！”

车帘子静悄悄垂着，没有一点动静！

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相好的，何必装模作样？出来见见世面吧！”

仍然是没有一点声音，车门在后面，门开着，只是垂着一道帘子，帘子被风吹得刷拉拉地晃动着，却是看不清楚里面有人没有！

“燕山五虎”哥儿五个都不禁有些沉不住了！

欧阳川目视向前右侧的“多臂熊”毛太，以目示意让他过去瞧瞧，毛太早就忍不住了。他嘴里大声嚷道：“奶奶个熊，装什么孙子你！”

掌中刀向外一挑，“刷拉！”一下子，把帘子挑开了。

就在此一刹那，车厢里霞光般地飞出了一片刀光，闪电似的一吐即收，堪称得上一个“快”字！

“多臂熊”毛太真的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眼前血光一现，他嘴里“啊唷”了一声，门板也似地翻身倒了下来！

敢情他已经死了。

伤处就在他脸上，齐着眉心鼻梁，直直地挨了一刀，这一刀可真利落，劈得还真重，毛太一颗脑袋瓜子，几乎被砍成了两半，血就像红色的浆糊也似的，咕咕嘟嘟往外面冒着！

就在其他各人惊魂未定之际，刀光再现！

这一刀是冲着帘子上来的，刀口斜着挥出，只一刀已把那大片帘子劈成了两截，随着挥卷而出的刀势，那截布帘子，就像一片云似的，卷飞到半天之上，足足飞起有七八丈高。

刀势如箭，一吐即收——

现在大家才看清了这个人！

好怪的一身衣裳！

好怪的一副模样！

车里的人，二十左右的年岁，目如点漆，鼻正唇红，好俊的一副仪表！

只是他这身打扮——头上戴着半圆形、像是洗脸盆样的一个黑漆头盔，身上是一袭大袖长襟黑得发亮的缎袍子，笔直的腰杆儿上，短的长的，一共插着三口刀——说是刀吧，却又太窄了些，说是剑吧，它的形状又弯了些，不像。

这个人背后背着一个黑漆的小箱子，一双眸子，蕴含着无比的怒火，打量着车外的四个人，两只手交插地抱在前胸，却是插入宽大的前襟之内。

就见他猛地站起来，用着略为生硬的口音道：“你们这些人——干什么？”

身子一晃，跃出车外。

一只手陡地探出来，抓着一柄纸扇，用扇柄向着为首的欧

阳川一指：“你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

向每个人指了一下，气呼呼地站定了身子，道：“你们是强盗吗？”

欧阳川眸子一转，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几乎都忘了，朋友你是日本来的吧！”

那人怒声道：“是日本来的，但不是你的朋友！”

哥儿四个活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日本人，要是平常自有一番调笑，可是今天情形不同，对方一上来可就杀了自己的人，毛老三死得可够惨的！

“燕山五虎”多少年来横行江湖，向来是形影不离，由于一直是五个一齐上，所以很少失过手，想不到今天可碰见了厉害的对头！

难以想象的，对方竟然是个异族人——日本人，可真是够新鲜的！

哥儿四个的眼全红了。

“云里来”刁三一摆手上的“凤翅铙”，向着当前的这个日本人一指道：“伙计，你好快刀呀！你报个‘万儿’吧！”

“日本人”眨着眼，讷讷地道：“什么……‘万儿’？”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日本人”这一回听明白了，后退一步，沉声道：“日本足利将军府第一武士笠原一鹤！”

“叫什么？”欧阳川偏头问马云程。

马云程皱着眉，道：“什么……原一鹤！”

日本人怒声道：“笠原一鹤！”

这一次大家全听明白了。

欧阳川老谋深算地抱了一下拳，冷冷地笑道：“一鹤老弟，我问你到咱们中国是干什么？你背后背的什么？”

日本人笠原一鹤面色一沉，长眉乍挑道：“奉足利将军命，朝觐永乐大皇帝——”

欧阳川嘿嘿一笑道：“好说，我们是天高皇帝远，谁也管不着，你用不着拿皇帝来吓唬咱们，老弟，你背上背的，或是贡给皇帝的东西？”

笠原一鹤“飕”一声，拔出了腰上长刀，平身一分，刀臂一平如水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他冷冷地说，“该死的强盗！”

欧阳川脸上一沉，冷笑道：“日本朋友，我劝你识相一点，把背后的箱子送上来，我们念在你也算是武林上的朋友，网开一面，放你逃生，否则的话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冷笑了几声，右手向汗褂里一探，向外一抖，“刷拉拉”一声，亮出了兵刃，是一条“十二截亮银鞭”。

欧阳川手一使劲，“哗拉拉”一声响，那条鞭身蛇也似地盘在膀子上！

西边太阳老早已经下山了。

暮色沉沉里，这荒远的驿道上，竟然没有一个外人，徒令燕山五虎这伙子强人目无法纪，拦路行劫，他们当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了。

欧阳川兵刃在手，面现杀机，这才接下去道：“日本人——你要是耍狠斗横，兄弟，咱们哥儿们可叫你竖着来，横着回去！”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，心忖道：“怪不得父亲要我处处小心，看来中国这地方，盗匪如毛，不在日本之下！”

他眼睛一扫当前这个欧阳川，思索着：看来这人像是这伙人的头子，我先杀了这人，说不定就解开了眼前之危！

想到此，冷笑一声，向着眼前的欧阳川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中国武术奥妙，你可能接我这口刀么？”

欧阳川后退一步，道：“好！”

腕子上的亮银鞭“哗拉”一下子抖了起来，却在此一刹那，两侧的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，以及“火霹雳”雷昆同时闪身而上！

两个人，三把刀——一口折铁刀，两柄牛耳短刀，由两侧同时抖了出来！

这一手有一个名堂叫“两翅金凤”，马、雷施展这一手绝活，可以说是驾轻就熟，多少年下来，死在他们两个这一招下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了。

笠原一鹤不愧是足利氏手下第一武士，由于其幼承父教，得悉了中原剑术的奥秘，再习日本剑道，得领两家之长，其成就自是可观。

就见他乍开两腕，把一口窄刀横架左腕，偌大的身子，滴溜溜转了个转儿，那么疾劲三般兵刃，居然扎了个空。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右手一带出去的刀，用“阴手”向外面一抬，撩进到笠原一鹤的左肋。

笠原一鹤大吃一惊，“啊！”一声，抢步疾退，前大襟却吃马云程的刀尖子“呼拉”一下子划开了一道口子。

他首次接触到了中原武术的袭击，只是对方并非一等一的高手，否则笠原一鹤可就难免要吃大亏了！

笠原一鹤在惊心之余，却施展出厉害的杀手——“两面封刀”，这一手得于日本剑道名家小丰原的嫡传，果然奇妙无穷！

刀光左右同时划出了两道弧光！

这般东洋的快刀手法，毕竟是有异于一般，“嗖——嗖——”两刀一气呵成，在相继的两声惨叫里，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、“火霹雳”雷昆同时中刀，伤处皆在面前，一时鲜血迸溅，死于非命！

笠原一鹤这种东洋的快刀法，一上来连毙三人，确是惊人之极！

“云里来”刁三一摆凤翅铙，甩手打出暗器“三菱箭”，尖风一缕，正中笠原右腕！

这位日本剑道高手痛得“啊！”一声，反手抓住了暗器箭杆，一咬牙血淋淋地拔了出来，足下可禁不住打了个踉跄！

这一刹那，“云里来”刁三的一杆“凤翅流金铙”，疾如星驰电闪般地搂头直下，同时他的一只右腿斜飞而出，用“鸳鸯拐子脚”向着笠原一鹤面门上踢过去！

笠原一鹤就地一滚，对方的凤翅铙落了个空，尘土飞扬中，笠原的刀，电光石火般地投递了出去——

这一招中原罕见！

欧阳川叱喝一声道：“敢尔！”

起落之间，已到笠原身后，一抖手“哗拉”一响，亮银鞭直向着对方背后点到。

然而，似乎是慢了一步。

雪白如云的一截刀身，自然贯穿了刁三的右肋，他不及拔刀，被迫地向前斜身，几乎和刁三的脸倚在了一块，欧阳川那么疾快的一招，竟然是没有伤害了他。

笠原一鹤把身子转过了一半，退后，拔刀！

刁三龇牙咧嘴地向前走了六七步，嘴里吐血，说道：“老大……咱们栽……栽啦！”

身子一歪，“噗通”，栽倒在地，凤翅铙脱手而坠！